



松古灌区

松古灌区：千年水利织就江南农耕文明

首席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周敏岚 刘巧玲 文 记者 兰雷伟 图



金梁堰

有人说，松阳的稻谷会唱歌。那是松阴溪水在堰群间哼的小曲——调子虽老，但聆听的人，换了一辈又一辈。

松阴溪畔的千年传奇，始于一场波澜壮阔的迁徙。

据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记载，公元前138年，东瓯举国北迁，水路经松阴溪畔的古市驻扎。因此处灌溉条件优越，部分军民便留下开垦耕作，这里也成为东瓯国北迁的重要补给基地。

松阳的千年农业灌溉史，由此拉开序幕。

起初，松阳先民利用毛竹、松木、河卵石，作为古堰工程的建筑材料，技术简便易行，工本轻。明万历年间起，松阳先民逐渐摸索出以块石干砌法，取代传统的竹笼卵石和木围堰坝，将松

阴溪的丰沛水源引入平原。

与单一的水利工程不同，松古灌区是以堰群的存在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。松阳先民分片“开圳引水”，形成独具特色的“长藤结瓜式”灌溉体系。这种以堰、塘、井等为调控单元，以圳、渠为传送单元的灌溉网络，让松古平原至今“禾苗青青，稻花飘香”。

民国版《松阳县志》记载，全境有大小古堰坝1120余座，如北宋时的青龙堰、芳溪堰，元朝时的金梁堰、白龙堰，明清时的牛羊堰、观口堰、神坛堰等。而灌区有古堰120余座，其中灌溉面积在1000亩以上的有23座，至今仍在发挥功能引水兴利的千亩以上堰坝有14座。这些堰群，如珍珠般散布在松阳大地上，看

似一座座分散的引水工程，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多类型、多功能的巨大水利工程系统。

明代屠隆的《百初堰记》，阐释了松阳先民趋利避害的治水哲学。1596年，戏曲家屠隆来到松阳，目睹刚修缮竣工的青龙堰，发出了由衷的赞叹。应县令周宗邵之邀，屠隆撰写堰记：“长堰蜿蜒，龙堰虹卧，中为巨闸，启闭以时……”突然，他笔锋一转，道出周宗邵选择堰址的方法：“利七害三则兴利，利三害七则避害，利害相半，与其有利不若无害。”

这就是松阳水利史上著名的“七三法”，解决了当时南北乡的旱涝之争。

从蛮荒到粮仓，松古灌区不仅浇灌出松古平原的丰饶，更蕴藏着浙西南治水兴邦的文明密码。

如今的松古灌区，清水漾漾润田畴，茶桑翠翠连阡陌，“如流动的诗，似立体的画”。它守着灌溉的初心，也在观光文旅的新篇里，挥洒出别样的风华。

2019年，松阳以水为墨，绘就3.5万平方米的水文化公园。水利博物馆、堰湖公园、白沙水利枢纽“三足鼎立”，成了松阴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与4A级景区里最灵动的一笔。

续水脉，为了让文明不涸；传文脉，为了让故事更活。这里，堰湖映诗碑，小品藏水韵，松阴溪的美，就在一砖一石、一草一木里。连拱堰坝横卧碧波，重力式堰坝静守岁月，1.2万平方米湖面盛着荷风、薏米香，既是水生植物的家园，也是水生态的“天然处所”。2024年，水文化公园成功入选第一批浙江省水情教育基地，“每滴水都长出了知识的嫩芽”。

站在观景台，一眼望穿千年：左岸，白沙水利枢纽的现代化闸站吞吐河水；右岸，青龙堰的石堤镌刻历史风华。松阴溪湿地铺展绿毯，古堰生态林织就锦缎，千年古樟撑开巨伞，为农田遮风挡雨——这是自然与人文的和鸣，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共舞。

水利博物馆里，藏着更鲜活的水故事。2022年改造升级后，6个展厅化身时光隧道：既有松古灌区入选世界灌溉遗产的治水智慧，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松阳人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治水豪情。物联网、虚拟化技术穿针引线，让展陈活起来、动起来，一踏入，便跌进山水长卷里。截至目前，水利博物馆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，学生研学8万余人次。在这里，每滴水都跳动着文明的脉搏。

一条别具特色的水旅融合精品线路，串起了“江南秘境”的万千风情。西起大木山茶园的清香，东至水文化公园的悠远，卯山的松涛、上河的麦浪，蚕桑博物馆的经纬、力溪湖的波光……一路串联古堰遗产、旅游节点、水韵资源，绘就一幅“一步一景皆水韵，一程一程入画来”的长卷。

水脉如弦，奏响千年交响；文脉如墨，续写时代华章。

流淌不息，古今交融，正是松古灌区献给世界最动人的答案。

松古灌区的价值，远不止惠及16.6万亩良田。

它是一部活着的水利文明史。26万元明清碑刻、25篇榜文，藏着历代治水思路：清代《石门圳碑记》里，“借地建圳”的邻里契约，透着古人的相处之道；清代《独山摩崖》上，按亩派捐的筹资细则，藏着共享共治的生存哲学……这些珍贵文献，是中国古代水利的“活档案”，重若千钧。

这座世界中小流域古代灌溉工程的典范，也浇灌出文化的沃土。宋代以来，松阳文风如稻浪翻涌，收获“浙南邹鲁”的美誉。古市镇的文昌阁，至今留存着明代大学士宋濂“水润文脉，田沃才丰”的题匾。或许，正是

灌区的汨汨清流，酝酿出“耕读传家”的底气，让文明的种子落地生根。

千年堰坝依旧奔腾，秘訣藏在“守护”二字里。

元至正六年（1346年），金梁堰专门成立堰坝董事会，现存的《金梁堰碑记》中就有关于堰坝的放水、分水和整修堰渠等事宜的记载。凡灌溉面积较大的堰坝，诸如青龙堰、白龙堰、芳溪堰、观口堰等均设立“堰董”，由堰长负责管理堰坝，按受益田亩收取堰渠维修经费，亦可以工代资。

明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，芳溪堰受益户推举孙旻璋为堰长，负责管理堰坝及水务。清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，白龙堰设立水利

会，以会费收入作为白龙堰维修的主要资金。独山摩崖石刻，至今保留了清光绪年间青龙堰堰董所立的“堰规”。

从堰董制到水利会，制度的根须深扎大地，护佑着灌区防洪、清淤、岁修有序，更让涓涓清流淌得公平。

这份守护，在今天续写新篇。

2019年以来，近1.3亿元投入，让117座堰坝重生、165公里渠道焕新。当祖先的智慧，遇上新时代的匠心，灌区的土地便有了旱涝保收的底气。

水脉牵着文脉，过去连着未来。松古灌区的珍贵正在于：让历史活在当下，也从当下生出未来。



松阳县水利博物馆



水文化公园



历代水利碑刻

记者手记

千年水脉奔涌时代新声

首席记者 陈炜芬

松古灌区，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上闪耀的名称，也是流动的水利文明教科书，向世人昭示：真正伟大的遗产，从不是凝固的标本，而是活着的智慧、流动的传承。

松古灌区的永恒魅力，首先在于它破解了人水关系的千古命题。从“竹笼装石”筑坝的生态巧思，到“鱼鳞堰体”展现的刚

柔并济，古人治水的智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，深植于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沃土。没有钢筋水泥，却用“七三法”的分水智慧，让上下游各安其分；没有精密仪器，却以“轮灌制度”，让每一寸土地都喝饱清水。这些闪耀着东方生态智慧的光芒，在生态优先成为全球共识的今天，其价值愈发璀璨夺目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松古灌区在当代完成了古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。它没有被封存于博物馆的玻璃柜中，而是主动拥抱时代，焕发新生。古堰水系成为生态研学的天然课堂，让青少年在潺潺水声中触摸历史；水利博物馆的建立，让沉默的工程开口讲述千年的故事；水旅融合精品线路，将古堰遗产、水韵资源和沿途风景串联成链。

松古灌区的奇迹，从来不是“过去完成时”。它不断启示我们：尊重自然之道、坚守公平之约、激发民治之力、拥抱时代之变，是破解诸多发展难题可资借鉴的东方方案。松古灌区的清流，流进岁月深处，也流向时代潮头，值得我们细细品读、深深汲取。

水脉不绝，智慧长流——松古灌区的故事，正在进行中。